

# 大學衍義

十四之六

八

			二	漢
		五	一	書
	二	九	一	門
二	一	一	一	
〇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函	五		書
三	二		
二	〇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1	
冊數	20	( 8 )	
函號	298	287	





大學衍義卷之十四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

齊國名宣公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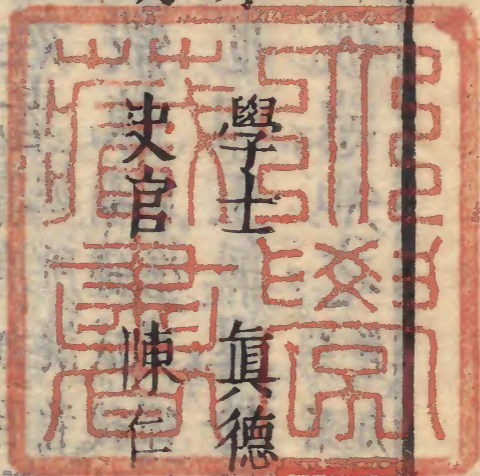
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齊桓公名

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也

止禦也



學士真德秀彙輯  
史官陳仁錫評閱

淺草文庫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饗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愛也財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知百姓所譏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新鍾成殺牲以饗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羊小彼惡知之豈知王意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說毒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天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戚焉戚戚心動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分斤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毫至秋而銳而不見輿薪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  
 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粟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  
 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旺不為也非  
 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之兄弟五品  
 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禦之

臣按五霸桓文為盛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而霸於諸侯者也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為王道甚高而難行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



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是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之

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為一羽興新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宜王既能為其所難乃不能為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



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  
 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  
 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  
 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  
 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  
 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  
 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  
 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於野  
 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  
 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

終不悟也

公孫丑

孟子弟子

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為卿相行國

也管仲

齊桓公相

晏子

名嬰齊景公相

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對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

曾西參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

曾西蹙然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

先子謂曾參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翹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曾則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

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音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  
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  
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  
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  
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  
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  
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為之况孟子以承三  
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  
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

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  
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  
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  
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  
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  
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  
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  
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  
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  
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

王道霸術之異



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况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詳力疆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天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



正心誠意  
之學正爲  
此篇下校

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  
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  
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其省難  
於魯。若卹鄰也。而心則在於規國。孫閱元年。齊仲  
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就  
其使計謀之士。窺規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  
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  
三年。城首止。蔡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  
楚丘。諸侯會盟于葵丘。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已  
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  
滅譚。莊十一年。滅遂。十二年。降鄆。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  
作陽。

國名。齊人僭而遷之。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  
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  
領氏于盡。齊師殲于遂。傳言遂因氏  
嚮齊氏。醉而殺之。則人之不心服可知矣。至於  
太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  
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  
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稱具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綸。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  
曾未數年。伐吾與國  
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  
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  
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  
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

大是行

王道霸術之異



殺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號與虞矣。不聞其以滅  
 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  
 以易嫡子正之也。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  
 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蓋其力之所至則可以  
 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未集。城  
 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曰。散亂也。相德衰矣。城郟而不果  
 僖十六年。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鄭。  
 僖十二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  
 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八公故。會齊侯于土。公至自會。又其甚也。身沒未幾

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齊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若晉文之譎

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

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

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始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出。於是乎大蒐。以事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

王之填而遽請隧焉。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正蒙塵于外。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是名爲勤王。而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

大學衍義 卷十四 王道霸衛之世



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媼親，其僕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臣故略叙其事，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也駁而霸。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為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

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非一獨此為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蓋仁人者，知正其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



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卹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之十四

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入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放齊

曰吁臣名胤子朱啓明胤子朱啓明也啓帝

曰吁吁者歎其辭訟可乎豳訟可乎豳謂且爭辨也豳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共

寬於知人  
叢於知言  
如笑







居之  
地  
婦道也

嬪于虞

嬪婦也。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

帝曰欽哉

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異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歸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遠於鯀知其左命北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為人又事以

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茲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一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狼狽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



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人。然猶考之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入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旱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為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人則哲。能

官人。哲。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驩兜。四凶之一也。何遷乎有苗。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巧人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惡之意。說者謂指共工而言。四凶不言。絲者。禹為親者。諱。旱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

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禹曰。何之。問如何。謂九德也。旱陶曰。寬而栗。寬。洪也。栗。莊栗也。柔而立。柔。順也。立。有植立也。愿而恭。愿。愿也。而。而也。剛而

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毅。擾。順也。毅。果毅也。直而溫。直。正直也。溫。溫和也。簡而廉。簡。簡約也。廉。有廉隅也。剛而塞。塞。實也。剛。有廉隅也。彊而義。彊。彊也。義。能合義也。彰而

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曰。宣。三德也。宣。達也。夙夜浚

明有家。浚。治也。家。謂大夫。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



有邦謂諸侯 翁受敷施也 九德成事也 俊乂在官俊賢

也有治人百僚師師 百僚師師百士 惟時言工以事言師師謂

更相師法惟時言百 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

工之事各得其時 庶績其凝庶眾也績功也凝

於土寄旺 季者成而堅定之意

臣按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三

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

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

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

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

姦邪也苟誠知之雖籬兜未放有苗未窺共工

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

也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

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

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

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

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言矣此又知人之

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

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成德觀其德

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辨矣此又知人之要

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義乃

大學衍義 卷十五 聖賢觀人之法 五



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  
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  
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  
有常之士。則爲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  
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爲君子。不能常者爲  
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  
全。或有其七。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  
日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  
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祇敬之。  
無或忽慢。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

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  
亦澡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頽靡昏惰。安得  
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爲大夫。六德  
之爲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  
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  
當兼收並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  
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士皆治。而不失  
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  
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  
功非難。而堅久爲難。惟衆賢畢用。百職具脩。則



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入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觀其所由。所以由所察其所安。所以安所

存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邪。為利邪。若其

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饑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入也。以視為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為未足。而復察之。然後入之情偽不得而隱。况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入為易乎。雖然。視也。



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偽。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為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也。仁。謂。本。心。之。德。也。觀過斯知仁矣。過。謂。失。誤。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為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為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其言臣按此因宰子晝寢而言蓋予之為人能言而  
予曰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  
今也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  
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子夫以孔子之於  
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  
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偽可見况人君之尊其  
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  
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  
功此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  
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

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齋夫之對拜為上  
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為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  
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齋  
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  
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  
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迄成醇  
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李訓  
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  
亡國臣故因宰子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  
訓為不可易也



子游為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武城魯邑名。子曰：女得人焉

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八公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

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

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

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

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

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

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

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  
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  
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  
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  
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  
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于譽



者之所為。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不長。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之曰。鈞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

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善惡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入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強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

能遠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為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偽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為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惟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為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臣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鳴。



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訕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為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為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离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

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數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甚不同然後為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者普也。比者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為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已。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安。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夷也。蕩蕩寬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而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為善。善則獎而成之。小人之心疾善。故惟恐人之為善。善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其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覈  
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詭惟其刻劾故用人必  
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  
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  
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為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  
徇欲為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  
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  
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  
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



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之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其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

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掩其惡瞞明也瞞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不明明之貌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  
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  
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  
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  
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為非  
義之事。雖貧賤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  
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

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  
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  
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為師。李克之言。雖非  
專為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  
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  
入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  
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  
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  
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



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陳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澳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蝎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

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真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大學衍義卷之十六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  
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  
陵之為人稍愚直也。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

大學衍義卷之十六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  
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  
陵之為人稍愚直也。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



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周勃為太尉此畫用高帝垂沒之言也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  
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  
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  
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

鐵筆

不可則止  
陵古太臣也

三豫附必  
不可少故

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  
何面自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  
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下相謂亦曰君臣  
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  
免歸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  
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  
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  
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  
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太后崩諸呂不敢亂此其賢于則天處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

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

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

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

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

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

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

此二語是致知在格物註

而劑量之故所以為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

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

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

機以究事情之利害且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

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

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

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

入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

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

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



入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鼓也，鼓也，張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

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三年以亞夫爲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



不可則止

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盡忠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

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太葢，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倘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為忤，景帝專以適己為悅。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為昭帝。又以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且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且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都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道上。稱趨。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趨。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且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沐。謂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

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郎。即調校尉。前。都試郎羽林也。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言燕王在京師遠。十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亡。謂逃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鐵案詐以善抑光



全光愈不  
可及矣

大學衍義 卷十六  
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  
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  
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  
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  
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  
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愧於高帝也桀等皆  
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  
天性夙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

忘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及過於孝  
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  
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  
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  
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  
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  
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  
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  
瑁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



璟曰彼竇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為人也異哉以為闇邪則其評房瑄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爲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為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竇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

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剛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為元和初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其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竇直李晟之勳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為忠以直為



俄得宰相  
度三上盡  
極論不可  
帝亦納鐵  
人始得奏  
帝

狂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油，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剛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鏘以言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

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上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辨矣，已而卒為异鏘所構，出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异鏘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异鏘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



學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其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為宰相而德裕卒為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

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况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猥鄙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辨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為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



進易退  
此君子也  
冒爵祿  
無廉耻此小人也

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

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為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為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

卷之十六

帝王知人之事



